

何道宽译

1712.84/3



希腊小奴隶

重 庆 出 版 社

希腊小奴隶

〔美国〕莉莲·卡罗尔 著
何道宽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重庆

封面设计：罗伟华
插图：

根据美国学术图书出版公司
一九七〇年第一版译出

希腊小奴隶

〔美国〕莉莲·卡罗尔著
何道宽译

重庆出版社出版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5.25 插页2 字数84千
1983年2月第一版 1983年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31,000

书号：R10114·47 定价：0.38元

主要人物

斐狄俄斯——希腊小奴隶

德谟斯——罗马小奴隶

克里昂——斐狄俄斯之父，希腊商人

梅农——克里昂之贴身老奴隶

亚思鲁——海盗头子

凯普塔——海盗船上的奴隶工头

马库斯——罗马奴隶主

赫斯堤——马库斯之妻，希腊人

克劳底俄斯——马库斯之幼子

艾培尔——马库斯之奴隶总管，浑名“野猪”，

斯巴达人

格劳肯——斐狄俄斯之贴身小奴隶

目 录

第 一 章	环航地中海	1
第 二 章	遭遇海盗	11
第 三 章	不幸被劫	18
第 四 章	两副嘴脸	29
第 五 章	奴隶市场	41
第 六 章	奴隶生活第一天	52
第 七 章	马库斯公馆	68
第 八 章	雅典来信	81
第 九 章	逃亡	100
第 十 章	庞贝	121
第十一章	庞贝城的末日	138
第十二章	格劳肯	151
后 记		162

第一章

环航地中海

我的名字叫斐狄俄斯，是希腊人，出生于自由人家庭。父亲名叫克里昂，是雅典富商。他环绕地中海航行，在沿岸各国经商——买进迦太基^①的地毯、埃及的玻璃，从黑人国家埃塞俄比亚采购象牙，还购进其它的珍贵货物，再运回希腊出售。父亲因此发了一笔财。我们有许多奴隶供使唤。我家靠近雅典卫城。卫城位于城市的制高点上。山顶上耸立着供祭智慧女神雅典娜^②的巴台农神庙^③。

我有一个贴身奴隶，名叫格劳肯，和我同岁。我幼年时，他就被买来给我作伴，陪我玩。

① 迦太基——北非古国，其中心在今突尼斯境内，公元前二世纪亡于罗马，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。

② 雅典娜——希腊神话中智慧艺术之神。其出生有两种传说：海神波塞冬（宙斯之弟）自称是她的生父；宙斯也默认是她的父亲。

③ 巴台农神庙——祭雅典娜女神的神庙，在希腊雅典卫城。

我现在回想他挨打的情景，就感到羞愧难当。我淘气时不过挨两句骂，而他稍一不慎就要被痛打一顿。过去我看着他挨打，竟然毫无怜悯之心。我生为自由人，有一股傲气，从未想过这类事情是否公正，因为他只不过是奴隶而已。大家都说鞭子是最能使奴隶们俯首帖耳的。我当时也相信这种胡言乱语。可是我现在明白了鞭子只能使奴隶们仇恨满腔。倘使挥舞鞭子的人能看到被鞭打的人的内心活动，那么他们举起鞭子的手是一定要发抖、一定要畏缩的。

然而在童年时代，我对这些情况却一无所知。和成千上万的希腊儿童一样，我梦想自己有一天能在奥林匹亚会上夺魁，头戴用野橄榄树叶编织的桂冠凯旋而归，雅典全城的人都要对我交口称赞，分享我的荣耀。

虽然格劳肯是个身分卑微的奴隶，我却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和兄弟。他也希望我实现这个梦想。我们一块儿跑步、跳跃、摔跤以增强体质，使我能有资格进训练运动员的专门学校。幸运之神把手伸到我的头上，微笑着祝福我的生活美满称心。

一个秋天的早晨，天空湛蓝，阳光明媚。父亲对母亲说，他想让我下一次陪他去出海远航。

“不，”母亲说，“斐狄俄斯还是个孩子。他太小，还不能去过水手的艰苦生活，也不能去接触

奇乡异土的各种怪病。”

父亲高举双手说：“娘儿们总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三岁小儿；哪怕儿子已经是披甲仗剑、驰骋疆场的汉子了，还是把他们当作吃奶的孩子。”

“总不能影响他上学啊。”母亲听不进父亲的话，接着往下说。“先生说他的算术不大好。还有——”

“够了！”父亲打断她的话说，“这孩子已经会说四种语言，他做的算术连我都不会。再过几年他都长成大人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出海做生意，因为我感到年迈力衰了。他应该去见见世面——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。我反复考虑好了，斐狄俄斯要陪我去。”

母亲嚎啕大哭起来，不想去听父亲又说了些什么；父亲说他已经把我们的房产、葡萄园、橄榄园——把他的一切财产全部抵押出去了，只把奴隶留了下来，以便换来更多的资金，使他所购的货物能塞满船舱。

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父亲的这一席话；我心驰神往，憧憬着即将进行的航海冒险，渴望着去睹一睹那些激动人心的奇乡异土。等到我能搭上嘴说话而不至于打断他的话头的时候，我问他格劳肯能不能随同我们出海。

“不。”父亲说，“你已到了学习洗脸、穿衣、

系鞋带的年纪了。”

我知道父亲这句话是说着玩的。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诸如此类的事情了。

起航那天，母亲、两个小兄弟，还有我那很有钱的叔父来给我们送行。看见叔父来送行，我吃了一惊，因为他很少来看我们。他一贯宁可守着自己的金银财宝，也不喜欢和我们来往。

格劳肯也来了。我们拥抱时，我见他眼里涌出了泪花。打那以后，我一直对他这些泪水感到迷惑不解。这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分别，他感到依依不舍流下的痛苦之泪呢？还是所谓鳄鱼的眼泪呢？人们说，鳄鱼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猎物时也是要掉泪的。

母亲也哭了。天下母亲皆如此。这本是意料中的事情，也是我应该挺住的。

祖国渐远。等到国土的轮廓在西边水天相接之处变得模糊起来时，我已经把离别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巨帆上的三角旗迎风招展，猎猎有声。成排的长桨齐刷刷地划破海水，哗哗作响。船儿轻快地向东疾驶，目标是塞浦路斯^①，这是我们航行的

① 塞浦路斯——位于地中海东部，属亚洲。



第一站。

过去我是坐过船的，不过从来没有远离过陆地，因此，脚下汹涌澎湃的海水使我异常兴奋。我在甲板上东奔西跑，向水手问个不停。有的水手是自由人，有的是奴隶。可是不久，他们都对我感到厌烦了，叫我别缠在身边，要不他们就要把我扔下海去喂鲨鱼。

只有一个地方我是不敢去的。父亲严禁我到底舱去，因为底舱有毒虫。而且，从底舱升起的臭气也叫我恶心。划桨的奴隶们长年累月生活在底舱里，被铁链拴在木桨旁。

太阳西斜，海船前面拉着一个长长的影子。父亲的贴身奴隶老梅农生起铜炉子做晚饭了。

我躺在甲板上仰望长空。白云渐渐变成了红橙辉映的晚霞，我不觉想入非非：帆船就是整个天下，父亲是国王，我就是王子，因为有一百个奴仆供我们使唤。

父亲对老奴说：“梅农，一回雅典我就让你获得自由。你侍候我多年，还挺忠实可靠的。”

老梅农正盯着煮鱼锅，他把头猛然抬了起来，嵌满皱纹的老脸失去血色：“就是因为我忠实地侍候了你多年现在又老而无用了，你才要把我赶出去挨饿的吗？”

“不，老朋友，”父亲把手放在老梅农的肩头

上说，“我要象待亲兄弟一样地待你。你住在我家或住在其它什么地方都行。我给你钱养老，保证让你过得舒舒坦坦，安度晚年。”

梅农翻动着锅里的鱼，对我父亲笑笑说：“能在暖和的阳光下安息，那就好了。”

他们心满意足地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象老朋友一样。梅农为了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，就大声叫我去把父亲的盘子拿来，还咕咕哝哝地抱怨小孩子懒惰，不知道自己的责任；他说只有神灵才知道世道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他自己当然是不知道的。

船长和我们共进晚餐。我尽量坐在离他老远的地方。他是罗马人，我心里明白他是坏蛋^①。

我得承认，他看上去与旁人无异。父亲讲话时，他彬彬有礼、洗耳恭听。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打过水手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知道他是个坏蛋。

我和格劳肯听人说过很多在罗马的见闻。每听一个故事，我们总是禁不住要吓得浑身发抖。罗马的国土象一只靴子。罗马人野蛮、残酷。他们崇拜的神是从我们希腊偷去的，不过他们又把我们的神加以改头换面，以适合他们野蛮的天性。

^① 古希腊比古罗马更早地创造了文明，而罗马帝国兴起后又不断对外侵略、奴役。故当时希腊人多对罗马人蔑视和不信任。

罗马人的野蛮天性，可以从他们寻欢作乐的方式上明显地看出来。他们建的竞技场成圆形。人们被迫在此互相拼杀至死，或与野兽搏斗而亡。不光是奴隶和战俘要被迫去搏斗，而且连自由人，甚至连妇女和儿童也要被弄去角斗。谁要是坚决崇敬一种来自巴勒斯坦南部的新神^①，谁就要被送到竞技场去角斗。父亲没有去过罗马，因为他不喜欢罗马帝国。罗马人荡平了天下各国，从我们可爱的希腊榨取贡品也有好多年了。父亲说人们那些传说无疑有点夸大其词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他当时知道那些传说是真实可靠的。他之所以要否认这一点，只是因为这些东西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，是不利于身心健康的。

既然人们众口一词，想必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我断定确有其事，格劳肯也同意我的看法。（我还记不起他有哪一次不同意我的意见。）因此我始终不信任这位罗马船长。他和我说话时，我就用拉丁语^②应付几句。要不是父亲坚持说我应该对长者有礼貌，我才不会去和他搭话呢。

我们的旅程要记的东西太多，不能在此尽述。只用几句话说就够了：我们到过许多城市，看到了

① 指纪元初在古巴勒斯坦新兴的基督教，初期受迫害，四世纪初才成为罗马帝国国教。

② 罗马人讲拉丁语。斐狄俄斯会操几种语言，故选择拉丁语和罗马船长敷衍。

各种肤色的人。他们身着奇装异服，在港口码头上熙来攘往。我看见有一种动物，一群一群的，叫做骆驼。它们口吐白沫、天性温驯。我还常常看到大象，它们体大无比、皮色灰褐。大象使用鼻子就象我们使用双手那样灵巧自如。我在书上读到过这些稀奇古怪的动物。可是，书上看到和亲自目睹完全是两回事，岂能同日而语。

父亲与商人谈生意时，我就和老梅农到商店和集市中去闲逛。我给母亲和兄弟买了些小礼品，给格劳肯买了一两件小玩意儿。

有好多次，我真希望陪我闲逛的是格劳肯而不是老梅农。他总是不断抱怨说他的脚走痛了。每当我用那些过去没有吃过的东西把肚子吃得胀鼓鼓的时候，他总是要责骂我。每当身上长有疮疤的乞丐走近我们身边，每当听见麻风病人的警铃声^①，说什么他都要我马上掉头回船去。不管我怎么争辩怎么威胁他，都得回船去。不过，上了岁数的人都是这样的。他们到头来总是忘了，陌生之地对儿童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；即使他们年轻时确实曾有这样的体会，他们到头来也会忘掉的。

然而我得承认，我们到了航程的最后一个港

① 麻风病人边走边摇铃报警，示意人们避让。

口迦太基港时，我对旅行渐渐厌倦起来。我们停泊过的海港看上去都差不多——肮脏污秽、散发着烂木头味和鱼腥味，苍蝇成群，蚊子叮人。我对人们再也没有兴趣。他们交谈、叫嚷和争吵的奇腔异调，象猴子的叫声一样，吱吱喳喳、刺耳难听。

我们在迦太基的最后一天，我站在甲板上，呆在父亲身边。他指挥脚夫把成捆成捆的象牙和青铜灯搬运上船。船长命令把这些货捆在甲板上，因为船舱已经塞满了货物。

老梅农象往常一样恭候在父亲身旁。他在嘀咕些什么我并没有在意。过了一阵，我才听到他说：“老爷，您得上床去休息休息。您脸上发红，眼睛也没有神采了。”

我看了看父亲，发现梅农说的是对的。

父亲摇了摇头，可是老梅农不由分说，搀扶着他的腰板儿，对我高声大叫道：“别瞪着眼象毛驴儿一样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扶你父亲回舱房去。”

我们两人半搀半抬地把我父亲送上床——管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。

两天之后，我们已经远离陆地。父亲的病恶化了，不能起身，咳个不停。老梅农弯腰俯身照顾父亲，感到烦燥不安；就象是母亲俯身望着自

己刚刚出生的婴儿，而婴儿却安静得不食不动时的心情一样。父亲好多次要打发我出去，叫我上甲板去玩。可是我不想走。我呆在父亲身边握着他的手，给他拭去额上的汗珠。我向我所知道的所有的神灵祈祷，然而它们个个掉转头去不理睬我。过不了一会儿，我就有理由相信，由于我自以为是自由希腊人就神气活现，因而冒渎了神灵。这就是它们不理睬我的原因。

骄傲是神祇视为已有的特权。他们不喜欢凡夫俗子有任何傲气。他们对我的罪孽的惩戒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第二章

遭遇海盜

我正在伺候父亲，梅农正在舱外熬肉汤，我突然之间觉得舱外静得出奇。只能听见船舵的嘎吱声和底舱里监工指挥奴隶们划桨的号子声。

骤然之间，奇怪的寂静被打破了，响起了一个水手的大声呼号：“海盜来了！海盜来了！”

听见这个可怕的字眼儿，我的脑袋陡然变得

一片麻木，腿象疾风中的麦杆一样不住地打哆嗦。我颓然坐在一个凳子上。然而我又马上恢复了理智。这只不过是哪一位水手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而已。罗马和希腊的三层船——那些巨大的战舰，早已荡平了地中海，早已把这些吃人的老虎剿灭了。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。所以现在商船出海才不带兵士保护。假如父亲想到有海盗袭击的危险，他是决不会带我来航海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可是，梅农一出现在舱房门口，我宽慰的心情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他用手抓紧门框，支着身子祈祷起来：“啊，海神波塞冬^①，求您伸出救援的手。智神雅典娜，救救我们吧！”

此时，全船的水手都惊叫起来了：“海盗来了！海盗来了！”就象是炸了群的牛在狂奔乱叫一样。

父亲睁开眼睛问道：“什么嘈杂声哪？”

我吓得傻眼了，回答说：“没什么，爸爸。有个水手发现了一群海豚。”

可是，他并没有让我给糊弄住。他看看我，又看看梅农，然后问道：“有海盗，是吗？”梅农点了点头。

^① 波塞冬——希腊神话中的海神，神王宙斯之弟。